

錄自無畏金剛智 怙主敦珠仁波切的生平與傳奇 一書(200-202 頁)

Light of Fearless Indestructible Wisdom: The Life and Legacy of His Holiness Dudjom Rinpoche

1957 年，怙主遷移至尼泊爾的加德滿都，在都布姆仁波切的請求下，撰寫了以下這封自傳信：

我是被稱作敦珠·吉札·伊喜·多傑的流浪者。我在第十五惹迥的木龍年(1904 年)出生於貝瑪貴秘境。家父堪拉·蔣巴·諾布·旺嘉是卡南王室的後裔。約莫 3 歲時，我被認證為偉大伏藏師敦珠的轉世。他的弟子接納我，於是我進入佛之門。我的親教師們知道閱讀和書寫是知識的基礎，所以讓我不斷學習，確保我能背誦日常祈禱文和儀軌。他們教導我身、語、意的行為，要我永遠避免犯錯、應有正確行為。他們以歷史、故事、基礎原則等各種教學方法進行教導，讓我得以稍微睜開智慧之跟。

隨著我的年歲和智慧增長，相應地，博學且了證的上師們接連以慈悲照顧我。我習得片段的文法、詩詞、星相、醫學和其他共通學科的知識。至於不共學科方面，我只研讀了幾部中觀的典籍、慈氏(彌勒菩薩)的教法、《入菩薩行論》和三律儀方面的教法。特定而言，我主要關注的是咒乘寧瑪傳統的教傳、伏藏教法海中的成熟灌頂，解脫指示、密續論釋和深奧窮訣等。以金剛阿闍黎的十三大事業為始，其中包括關於各部修行的儀式、食子製作、嚴飾藝術、舞蹈、繪畫、唱誦、法樂等，我勤奮學習持明傳承的傳統，各方面皆無絲毫遺漏。我時而致力於修行，首先修持積聚和淨化的前行，接著修持生起次第和圓滿次第的正行，包括近、修階段的修持，我盡己所能，精勤地聚沙成塔。但不幸的，我雖擁有這個「上師」頭銜，真正所做的卻只是擺出「利益教法」和「幫助眾生」的模樣，其實是個受到散亂使喚的奴隸。結果就是最終我從修行中所得到的了悟和功德，稀少得猶如烏龜身上的毛一般。

無論我受過什麼佛法甘露，無論我學到什麼，我都依據各地民衆的請求，盡己所能地教導並傳授給他們。即便我非屬傑出學者俱樂部中的一員，為了不拒絕別人的要求，並且希望或許能對教法有些微貢獻，我著有《藏傳佛數寧瑪派教史》《藏傳佛教寧瑪派基礎》《藏地歷史》、關於《三律儀分別論》的論釋、對許多儀軌法系的修行指導手冊、閉關竅訣等等著作，被收編成二十多函的合集出版。我在著述時無任何期待或恐懼，留下這些著作做為我學習的成就。

感謝至尊上師們的恩慈，我的淨觀之眼並不盲目。我從未對其他教法或個人有任何惡意或批評，因而未曾造下捨棄佛法的惡業。我總是保持善心、沒有任何狡詐或虛偽。所以我毫不懷疑，確信自算得上是我們導師大悲尊主佛陀四眾眷屬中較劣部眾的弟子之一。有時我會對此感到些許驕傲，不過我納悶這些念頭是善或惡。無論如何，這是我——這位者瑜伽士生平故事的簡短摘要。

敦珠

發表於《見地》雜誌第十期(1998)